

第一章 重生救母親

連柔縮在昏暗的牆角，雙臂緊緊環住膝頭，臉埋在胸前，根本看不清五官，她穿著髒汙的僧袍，身上還散發著一股腥臭味，血跡早已乾涸，凝結成張牙舞爪的斑痕。

外面傳來熱鬧的鞭炮聲，連柔費力抬起頭，隨著她的動作，箍在腕間的鐵鐐發出嘩啦啦的動靜，極為刺耳。

「今天是小少爺洗三的日子，王妃原本不想大肆操辦，偏偏王爺不允，總說他們母子倆受了太多苦楚，往後都必須生活在蜜罐中才能彌補回來。」

小丫鬟語氣中帶著難掩的羨慕，穿過院牆，傳到連柔耳朵裡。

女子呼哧呼哧喘著粗氣，費力掙了掙，她喉間發出啊啊的聲音，卻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恍惚間，連柔察覺到有人走進來，像往日那樣掰開她的下顎，灌了滿滿一碗苦澀的湯藥。

苦藥甫一入口就帶來陣陣灼燒般的刺痛，從喉管到肚腹的血脈筋肉彷彿被攪碎了，疼得她渾身發抖。

這樣的湯藥，連柔不知喝過多少。

一個身量頎長、面容俊美男人站在太醫身旁，看著女子的眼神冰冷到了極點。

「連柔，你何必裝模作樣？若你真想死的話，當初就不會騙熙微喝下那盞毒酒，她真心實意待你，又懷著身孕，斷腸草讓她受盡折磨，要不是被太醫吊住一口氣，恐怕早就沒命了。」

連柔根本說不出話來，她早就忘了自己究竟解釋過多少回，那次賞花宴，她根本不知連熙微懷了身孕，也不清楚杯中盛著的是毒酒，當時她只是順手將酒盞遞了過去，沒想到竟鑄成大錯。

秦琰雙手緊握成拳，眼中的痛恨早就轉為怒火，他恨自己有眼無珠，恨自己優柔寡斷，才會被連柔可憐無辜的表象蒙蔽，將這樣的毒婦娶進門。

「同樣是長夏伯府的姑娘，就算你出了意外，成了殘廢，也跟熙微無關，她真心待你，怕你受了委屈，甚至還讓我娶了你好生照料，你就是這麼回報她的？」

聽到此言，連柔渾身發顫，眼眶越發乾澀，竟是連眼淚都掉不出來。

是了，秦琰身為相府公子，之所以會迎娶她這種鄙賤殘廢的女人，完全是看在連熙微的情面上。那人讓秦琰娶，秦琰便應了，而自己又算得了什麼呢？

當年茶商連牧雲膝下有一對雙生女兒，一人名熙微，一人名阿柔，姊妹倆從小一起長大，連柔作夢也沒想到同胞姊妹一直恨不得她死。

因此當連熙微中了斷腸草之毒，連柔作為雙生子，體質與她相近，就成了連熙微的藥人養在庵堂裡，太醫開的解毒湯藥都要先由她試一次，才會送到金尊玉貴的陳王妃連熙微面前。

連柔被硬灌下斷腸草，沒有誰關心她痛不痛，所有人都厭她、憎她，認定她手段下作。

每當服用那刺骨穿腸的解藥，連柔都恨不得去死。

太醫在給她試藥的時候，從來不會顧及藥性是否剛猛，她是否能承受得住，反正只要能起到解毒之效，對陳王妃身體有益便是好的，又何必在乎一個無足輕重藥人的感受？

連柔撕心裂肺地咳著，殷紅鮮血混著藥汁劃過嘴角，秦琰卻連看都不願看她一眼。

「熙微與陳王的孩子已經平安出世了，妳就算再嫉妒她都沒有用，還是認命吧，這就是妳的命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青年態度冷漠，大步轉身離去。

太醫恭敬地跟在後面，給院門落鎖時掃見女人麻木的神情，不由暗暗歎息一聲。人的境遇還真是說不準，分明都是長夏伯夫人帶來的拖油瓶，一個飛上枝頭成了王妃，陳王不忍讓她受到丁點委屈，另一個雖嫁給相府公子，卻成了割肉放血的藥人，受盡苦楚。

太醫不懂這些動貴的想法，無論是相府公子還是陳王，都不是他能開罪得起的，也不敢多言。

連柔一直用那些昂貴的補藥吊著命，但她本就存了死意，就算湯藥再名貴，也救不回一具軀殼。

她死的那日恰逢開春，冰雪初融，柳樹發了新芽。

容貌清麗絕豔的女子將襁褓交給乳母，緩緩走到荒廢的小院前，裙裾隨風浮動，像翩然展翅的蝶，神情看似悲痛，眼底卻藏著一抹快意。

她用只有自己能聽見的聲音喃喃道：「連柔，妳說妳為什麼要進京呢？妳待在陪都，一輩子別出現在我面前，我就不會對妳下手，偏偏妳不知好歹，從陪都來到建業城。」

「妳自小就生得美，只要待在我身旁，沒有人會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陳王看到妳的第一眼，便主動詢問妳的身分，要是妳不死，京城哪還有我的立足之地？」

「好在妳足夠蠢笨，沒幾年便丟了性命。既然妳死了，我也喚妳一聲妹妹，日後下了地獄入了輪回，千萬莫要怪我，落得這樣的下場都是妳自己不爭氣，半點不由人。」

說完，連熙微眼眶發紅，用帕子輕輕擦拭眼角，那副神態說不出的讓人心疼。氣度不凡的年輕男人闊步而來，將王妃擁入懷中，語氣溫和道：「來這做什麼？此處汗穢，妳身子弱，可別被衝撞了。」

連熙微緩緩搖頭，「她到底是我的妹妹，即便做錯了事，也不該如此——」

看見連熙微如此虛偽的模樣，飄在一旁的連柔不甘地瞪大雙眼，拚命叫喊，希望別人能發現真相，可惜只是徒勞。

陳王本就對連柔厭惡至極，以前她作為藥人還有些用處，如今成了一塊腐肉，就再也沒有留著的必要，免得讓熙微神傷。

他差人一把火將屍首燒了個乾淨，除灰燼以外什麼都沒留下。

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幕，連柔整个人都被憤怒與懊悔所淹沒。

她恨啊！

她不該陷進秦琰的花言巧語所編織的囚籠中，更不該奢求能從連熙微身上得到親

情。

在陳王府當藥人的這段時日，連柔雖然命硬又惡毒，但連熙微卻「心善」到了極點，時常拖著病體來庵堂探望她。

那時連熙微便會在不經意間透露出隱情，比如秦琰貴為相府公子，為何會娶一個殘廢？是因為連熙微曾經求過他，希望他照顧好自己的姊妹，給連柔一個歸宿。至於她為什麼會變成殘廢，是因為當年去將軍府請安的時候，連熙微在她身上灑了零陵香磨成的粉末，將軍府的庶子聞不得零陵香的味道，因此發狂，一口咬斷連柔三指。

有時候連柔都在想，連熙微看起來那麼貌美，那麼溫和，可心卻是鐵石做成的。她恨毒了自己，卻又從不說出口，想方設法將她除去，手段俐落果決。

第一次聽到連熙微說這番話時，連柔痛得幾近昏厥，整夜整夜的睡不著覺，後來她慢慢習慣這種言語折磨，心底再也生不起任何波瀾。

據說人死後，魂魄便會逐漸消散，連柔不知道自己在世間停留了多久，她的意識逐漸消散，魂體也幾近虛無，漸漸的，她覺得眼皮有千斤重……

等連柔再次睜眼，發現自己並不在庵堂，而是在一條鵝卵石鋪成的小路上。

她身畔立著兩名容貌秀麗的女子，其中一人眉間透著絲絲不豫，輕聲道：「這點路程都能睡著，難道是昨夜沒歇息好？不然柔兒妳先回府，改日再給外祖母請安。」說話的人名叫寧沅，是連柔名義上的姊姊，也是長夏伯府和將軍府捧在掌心的明珠。

另一個穿著鵝黃裙衫的女子，正是連柔的同胞姊姊——連熙微。

兩女約莫十六七歲的模樣，漂亮的臉蛋透著幾分不甚明顯的稚氣，讓連柔看得一陣恍惚。

她不是死在陳王府的庵堂了嗎？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出現在六年前準備去將軍府的路上？

「柔兒，妳能不能先忍忍，等給伏老夫人請完安，姊姊即刻送妳回府。」連熙微拍著連柔的手，滿臉擔憂道。

對上連熙微的那雙鳳眼，連柔只覺得她被蛇蠍盯上了，她死前在陳王府當了一年藥人，每次傷口剛剛癒合，就會被利刃重新剖開，連柔忘不了那種痛楚，也忘不了連熙微所做的一切。

她們的母親焉氏本是商戶妻，丈夫去世後改嫁給長夏伯，連柔和連熙微作為拖油瓶被帶進伯府，即使名義上是伯府的小姐，身分卻十分尷尬。

但連熙微和連柔不同，前者性子活潑，妙語連珠，很快便討得伯府主子的喜愛，而連柔安靜少言，在那些主子們眼裡，是個腦袋空空的花瓶，即使生得美貌也沒有什麼用處。

要是連柔沒記錯的話，此刻她要跟著兩人去將軍府給寧沅的外祖母伏老夫人請安。原本想著請安不是什麼大事，偏偏到了將軍府後，她被府中的庶子咬斷指骨，傷口癒合後她也成了殘廢，連提筆寫字都不能。

連柔之所以對寧沅說的話無比熟悉，是因為在斷了三指後，她連續作了好幾個月

的噩夢，每晚都會夢到眼前的這副場景。

長夏伯府一直依仗著將軍府，原本的連柔哪敢不給伏老夫人請安？

但現在的她卻不想去了。

連柔當了整整六年的殘廢，不管眼前這一幕是真是幻，她都會做出與前世不同的選擇。

她抬起頭，小臉不帶一絲血色，望著寧沅，聲音又低又啞，「方才出府的時候還不算難受，此刻身體乏得很，怕不是著涼了，總不能將病氣過給伏老夫人，姊姊別忘了幫我告罪。」

寧沅本就不想帶連柔同去請安，只因連柔的皮囊生得好，五官秀氣純美，如豔桃穠李，柔柔弱弱的模樣格外招眼。

她舅舅是大業朝聲名赫赫的驃騎將軍，剛剛回到陪都，萬一在府邸中碰上，被連柔蠱惑，這低賤的商戶女豈不是像她娘那般直接飛上枝頭了？

現在連柔這番話正好合了她的心意，寧沅自然沒有不應的道理。

她故作關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柔兒便先回房歇息吧，身體為重。」

聽到兩人的對話，旁邊的連熙微忍不住皺眉，好在她反應極快，沒多久又恢復了那副清雅溫和的模樣。

「柔兒，姊姊也知道妳的身體最重要，但要是這會兒回府，母親必定會擔心憂慮，近幾日她犯了咳疾……」

連柔早就看穿了連熙微的真面目，此時自然不會傻傻地往挖好的坑裡跳，她抬手按著額角，小臉露出幾分痛苦，面頰唇瓣沒有絲毫血色。

「熙微，你就讓柔兒回去吧，免得真出了什麼事。」寧沅直接開口，吩咐身畔的婆子，讓她們將連柔送回小院。

與連柔、連熙微不同，寧沅才是伯府真正的骨血，奴才們自然不敢違拗她的話，當即便分立左右攙著連柔的胳膊，帶著人折返。

望著少女遠去的背影，連熙微眼底劃過一絲鬱色，她已經將零陵香粉撒在連柔身上，也打聽好了，確定那名庶子今日會去花園中間逛，偏偏連柔突然打道回府，讓她功虧一簣。

連柔在婆子們的護送下回到自己所住的葭月居，為了不露出破綻，她逕自進了臥房中歇息。

她躺在架子床上，怔怔望著煙羅紫的床帳，清淺的梨香彌散在臥房中，讓連柔驚慌失措的心緒逐漸恢復平靜。

現在的她還沒有被人生生咬斷三指，也不曾失去骨肉至親、淪為藥人，她怕是真的回來了。

連柔眼眶酸酸澀澀，險些沁出淚來，她拿起錦帕按了按眼角，回想起自己的處境，臉色變得越發難看。

她記事早，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茶商的女兒，父親連牧雲性情溫和，極擅調製藥茶，母親焉氏又是難得的美人，膝下有一對雙生女，原本一家四口的生活稱得上和和滿滿，羨煞旁人。

可惜天有不測風雲，連牧雲去外地進貨時遇到了山匪，葬送了性命，連氏族人見焉氏母女無人照拂，生出侵佔家業的心思，他們奪走了連家的茶鋪，連家老宅也被一把火燒了個乾淨。

焉氏帶著年幼的雙生女流落街頭，要不是後來遇上長夏伯寧睿晟，他早年鍾情於焉氏，見少年時愛慕過的女子守了寡，便將人娶為正妻，母女仨怕是早就被人搓磨死了。

自那以後，連柔和連熙微從商戶女一躍成為長夏伯府的小姐。

人人都說她們好命，但連柔卻清楚，自己根本不算好命。

年幼的她一直有父母疼愛，連牧雲去世後，她便跟著焉氏進了伯府，名義上說是小姐，但六歲的稚童寄人籬下遭人白眼的苦楚並不少，連柔怕給母親添麻煩，即使受了委屈也不言語。

久而久之，顧及她感受的人便只剩下焉氏一個了，就連同胞姊姊連熙微，也踩著她的血肉，一步步往上爬。

連柔滯悶地無聲歎息，趿拉著淺色繡鞋走到桌前，倒了滿滿一碗溫茶灌進肚，總算平復了幾分情緒。

有了前世的記憶，連柔很清楚長夏伯府的好日子沒多久了。

要不了三月，長夏伯便會因為觸怒陛下被削去爵位，貶為平民，寧家上下數十口人流落街頭，必須仰仗著驃騎將軍的鼻息過活，再不復以往的風光。

而焉氏也因為體弱，在窮困窘迫中撒手人寰。

越想連柔心裡越難受，不由緊緊閉上了雙眼，濃長眼睫微微發顫，面頰越發蒼白，就連嘴唇都不見一絲血色。

她在葭月居中待了一個時辰，才往焉氏所住的嘉平院趕去。

焉氏的身體本就虛寒，最近又染上了咳疾，必須臥床休養。她這毛病是從胎裡帶出來的，焉家早些年本是勳貴，焉父對焉氏很是寵愛，一直用名貴藥材調理，待到及笄時焉氏已經養好了七八分，哪想到突然遭逢變故，焉家隨之敗落。

驟然從高處落入低谷，再也用不起那些名貴的藥材，焉氏的身體徹底垮了，幸虧她運道不差，遇上了上山採茶的連牧雲，連牧雲對她一見鍾情，自成親後便悉心愛護著才慢慢轉好了些，可惜還是落下了病根兒。

大抵是藥吃得太多了，原本喝慣的湯藥竟漸漸失了作用，連柔前世曾請太醫給焉氏看診，太醫告訴她，想要讓焉氏痊癒，就必須用天山雪蓮當藥引。

但那天山雪蓮作為貢品，連皇城裡都不多見，更何況遠在千里之外的陪都？

連柔聽說，陪都中唯一一株天山雪蓮就在將軍府，是要用來給殺人如麻的驃騎將軍祛毒的，驃騎將軍狠辣凶殘，據說曾經將北魏戰俘扔進鐵鍋中燉煮，剝皮食其血肉，當真可怕到了極點。

再加上驃騎將軍是寧沅的親舅舅，焉氏取代了他姊姊的地位，要是自己登門求藥，想必會被直接掃地出門。

連柔提著裙裾邁進嘉平院，還沒等推開臥房的門板，就有一股嗆鼻子的苦味直往外湧。

聽到動靜，躺在床上的婦人抬起頭來，露出一張巴掌大的面龐，眉眼豔麗極了，即便臉色憔悴，也能稱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。

若沒有此等姝色，一個帶著兩個女兒的婦人，哪能成為長夏伯的正妻呢？

「柔兒，妳怎麼來了？可別過了病氣。」

臥房中只有焉氏一人，那些伺候的丫鬟並不在房內，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。

焉氏心地良善，從來不願為難奴僕，但高門大院裡的奴才慣是會看主子臉色，見焉氏不願多做計較，久而久之便越發放肆起來。

連柔擰起眉，端起木几上的瓷碗，指尖探了探碗壁的溫度，發現藥湯還熱著，這才餵給焉氏，道：「母親身體有恙，做女兒的自當侍疾，哪能推三阻四？」

「只要妳們姊妹倆好好的，為娘也就放心了。」

除連熙微和連柔姊妹外，焉氏與寧睿晟成親後從族中過繼了一個男孩，名為寧玉年，如今剛滿七歲，他是大房唯一的男丁，但到底隔著一層肚皮，與焉氏母女不算親厚。

相比之下，焉氏更心疼連柔和連熙微這兩個女兒，此刻她強忍著難受喝藥，喝了沒兩口便捂著胸口不住咳嗽起來，蒼白面頰隱隱透著一絲青紫，讓連柔更為擔憂。

「女兒記得，從前爹爹總會給您調製藥茶，待會柔兒琢磨琢磨，指不定能起些作用呢。」

牧雲過世時，柔兒還只是個懵懂無知的稚童，即便記得幾道藥茶方子也沒什麼經驗，想弄出溫補養身的藥茶可謂難如登天，更何況她的身體不是調養便能恢復的。腦海中轉過這些念頭，焉氏並沒有說出口，女兒到底不是寧家的骨血，若真讓她吃透了藥茶，往後的日子也能好過些。

「好，那娘就等著妳的手藝。」

見焉氏笑意盈盈，連柔眼圈發紅，險些掉下淚來。

死過一回她才發現，這世上真心待她的人只有焉氏，偏她沒用，不能為母親求來天山雪蓮，讓焉氏的身體在前世日漸衰敗，最終死在那座破落的小院中。

等焉氏喝完烏漆漆的藥湯，連柔將瓷碗放在桌上，拿起帕子給母親擦拭唇角，認真真思索起來。

長夏伯府之所以會敗落，是因為太子貪汙一案被人揭發，聖上為了保全皇家的名聲，將長夏伯推出來背黑鍋，屆時闔府家產盡數被抄沒，家眷流落街頭，老小衣食無繼，淒慘至極，就算自己能夠預知天機，也扭轉不了皇帝的想法。

到了那種境地，她拿到天山雪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還不如現在就去試試。

連柔又跟焉氏說了會話，方才離開了嘉平院，回到自己居住的葭月居。

她把丫鬟屏退出去，親自研墨，將存於腦海深處的記憶緩緩寫在紙上。

連柔寫的這道方子名為龍葵半邊蓮茶。

將龍葵、半邊蓮、半枝蓮、生米仁、車前子、茯苓、路路通、丹參等物混合在一處，拿藥碾子磨成細粉，再加上生甘草煎煮，以藥湯代茶每日服一次，便能起到清毒止血的功效。

說起來，這些藥茶的來歷當真了不得，百年前連家便是因著進貢藥茶被封為皇商，

風光了許久，若非前朝破敗，新帝登基，連家也不會在陪都中隱姓埋名，連奉若至寶的藥茶方子都忘了。

當年焉氏嫁給連牧雲，身體羸弱、形容枯槁的模樣如同行將就木的老人，她的病根早就落下了，連牧雲尋醫問藥多年也沒找到根治的法子，但他心疼愛妻不肯死心，在佛堂裡水米未進，整整跪了三天。

恰好偏屋中的房梁倒塌，那本被藏在房梁上的珍貴茶方才得以重見天日。

連牧雲如獲至寶，仔細鑽研茶方，用藥茶調理焉氏的身子，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無不精心。

在他的照料下，焉氏果真一日比一日康健，身量也豐盈些許，還誕下一對雙生女。連牧雲本就是商戶，心思活絡，也不看重傳宗接代那檔子事，每日他無論多忙，都會悉心教導兩個女兒，希望她們日後能招個上門女婿，接手茶鋪。

那會兒連柔還小，僅記得她被連牧雲抱在懷裡，反覆背誦默寫所有的茶方，見她記得一字不差，連牧雲欣喜極了，直說柔兒天生聰慧。

只是連牧雲去世後，這種生活便一去不復返。

再也沒有人悉心教導連柔，也沒有人為焉氏調配藥茶，焉氏的病情一再惡化，如今就算有藥茶也控制不住身體衰敗的情況，因此連柔只能寄望於天山雪蓮。

月前驃騎將軍與北魏交戰，將北魏打得落花流水，此仗雖然勝了，驃騎將軍卻身受重傷，至今都在府邸中休養。

百姓都以為驃騎將軍是傷了元氣，但有前世記憶的連柔知道，驃騎將軍不是受傷，而是中毒，那名神醫曾給驃騎將軍看過診，言說用龍葵半邊蓮茶可以祛毒，可惜那時驃騎將軍早就被毒侵入骨髓，神智不清，性情格外暴戾。

連柔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，只因那道龍葵半邊蓮茶是她幼時默背的茶方之一。不過她記住了茶方不假，但兩輩子加起來卻從未親手調製過藥茶，沒有任何經驗可言。

她心中一喜，又是一憂，粉嫩指尖不斷拂過紙頁，小臉也變得蒼白。

連柔手裡有龍葵半邊蓮茶的方子，卻不敢直接拿到將軍府去，雖然神醫說過這藥茶能解將軍身上的奇毒，但沒試過誰知道會不會生出什麼差錯，一旦驃騎將軍有個三長兩短，她的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。

她能等得，母親卻等不得，再過不久焉氏的咳疾便會加重，日日嘔血不止，整個人都熬壞了。不管驃騎將軍有多可怖，不管天山雪蓮有多難拿，她總要試一試。連柔用力咬住下唇，原本猶豫慌亂的眼神逐漸變得堅定。

第二章 在乞丐身上試藥

連柔身邊伺候的丫鬟名為青苓，過了年才滿十四，她年紀雖小，性子卻頗為爽快俐落，人也是個機靈的，一進門便走到主子身畔，瞧見那張白生生的面頰，不由怔愣片刻。

青苓不是長夏伯府的家生子，而是頭幾年被爹娘賣進來的，原本焉氏想讓青苓伺候繼子寧玉年，恰巧連柔身邊的丫鬟離府配人了，青苓這才被送到葭月居。

「小姐，方才奴婢遇見霜序閣的香芮，她說將軍府的庶出少爺不知怎的竟發了瘋，

險些傷到人，幸好您今日沒過去。」青苓心有餘悸地拍了拍胸脯，給主子倒了杯茶。

連柔輕輕摩挲著完好的指節，眼圈微微泛紅，險些忍不住淚意，前世她右手三指盡斷，肌膚上還留下猙獰嚇人的傷痕，全都是拜那人所賜。

如此嚴重的傷勢根本沒有治癒的可能，連柔不能提筆，不能彈琴，甚至還要慢慢習慣用左手持筷。

而那名庶子雖然發了瘋，到底是將軍府的骨血，即使將連柔咬成殘廢也沒受責罰，只是送到了城郊的別莊中養著免得傷人。

焉氏看到女兒殘缺的右手整天以淚洗面，她拖著病體想去將軍府為連柔討回公道，偏偏寧睿晟突然獲罪，寧家的長輩不敢得罪伏老夫人，便將焉氏死死攔住。

連柔沒再回憶下去，她垂著頭吃茶，動作斯文秀氣，幾縷散落的髮絲垂在頸側，襯著玉白的肌膚和淡青的血管，更顯纖弱。

突然門外傳來一陣腳步聲，連柔抬眼去看，發現是連熙微來了。

「柔兒，妳身體可好些了？妳和娘差不多，自小體弱，近來雨水多，千萬別染上風寒了。」

邊說著，連熙微邊用手探了探連柔的額頭，眼帶關切，彷彿真是一個心疼胞妹的好姊姊。

連柔強壓住波瀾起伏的心緒，擠出一絲笑，「姊姊別擔心，我沒有大礙，方才睡了一覺已經好多了，聽青苓說，伏家的公子竟然發了瘋，沒人受傷吧？」

想起將軍府發生的事情，連熙微眸色轉濃，那瘋子聞不得零陵香的味道，她往連柔身上撒零陵香粉不小心沾了些到自己衣襟上，虧得量不算多，味不算濃，否則只憑那兩個奴才恐怕制不住那位發了瘋的少爺。

連熙微搖了搖頭，緩聲道：「那位少爺雖然嚇人，但伏家的侍衛也不是吃白飯的，不多時便將他拿住了，可惜妹妹不在，沒瞧見那些侍衛的身手。」

連柔垂下眼，不想再看唇畔盈著點點笑意的連熙微，她這個同胞姊姊委實可怕，正常人躲避瘋子都來不及，偏她主動湊上前，甚至還利用這種病症害人。

「柔兒，方才我聽陳嬾嬾說，妳去瞧過母親，還要給她配製藥茶對不對？」連熙微轉動著腕間的珊瑚手串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。

珊瑚手串如同鮮血，紅得刺目，連柔心口悶得慌，不著痕跡地移開視線，「姊姊也知曉了？」

連熙微輕輕頷首，「柔兒，母親她常年病榻纏綿，我也想為她做點什麼，不然妳教我幾道藥茶方子，咱們一起琢磨琢磨，說不準真能將母親的身體調理好呢。」

連柔用力咬了下舌尖，面露猶豫，輕聲道：「姊姊，妳忘記爹爹的話了？我不能將茶方交給妳。」

連牧雲膝下只有兩個女兒，他本想將茶方交給姊妹倆，誰知年幼的連熙微被小狗咬破了裙衫，一氣之下竟狠狠摔死了剛滿周歲的奶狗，那時連牧雲便知長女心性狠毒，不敢將茶方交到她手，免得將來生出禍患，因此只有連柔一人默下了連家祖傳的藥茶方子。

在連熙微看來，連柔就是個扶不起的阿斗，脾性懦弱，根本不懂得拒絕旁人的要求，怎的今日移了性子，竟然拿出親爹來壓自己？

唇畔的笑意一滯，她眼底劃過絲絲黯然，歎息道：「我深知自己幼時做錯了事，但這麼多年來，我已經改過自新了，日後也再不會犯，柔兒難道不相信姊姊嗎？」

「不是我不相信姊姊，只是柔兒曾在爹爹面前發過誓，不能將茶方傳給同輩……」連柔並未撒謊，連牧雲在傳授茶方前曾讓她跪在祖父母牌位前起誓，保證自己不會將茶方傳給別人。

連熙微心道連柔是在找藉口，從小到大，因為這個妹妹身體弱，爹娘都偏疼她，就連那些珍貴的茶方也交給連柔而不是自己，她得到了那麼多，卻連一絲一毫也不願分給同胞姊姊，當真自私自利到了極點。

柔嫩指尖輕扣桌面，連熙微定了定神，緩緩說道：「罷，是我錯了，不該讓柔兒為難，以後妳要仔細照看母親。」

連柔抿了抿唇，這世上沒有誰比她更瞭解連熙微，她的胞姊表面上清麗知禮不染凡俗，實際上野心絲毫不遜於男兒，否則也無法在伯府破敗後成為貴不可攀的陳王妃。

連熙微心思敏銳，若是自己露出異樣被她察覺，難保不會生出事端，因此連柔刻意流露出幾分愧疚，杏眼微紅，瞧著格外膽怯。

見連柔如往日那般懦弱不堪，連熙微心裡雖不痛快，卻也沒有再費口舌，畢竟連柔是榆木腦袋最是重諾，她既在爹爹面前起誓便絕不會違背，想讓她心甘情願地將茶方交出來，怕是不易。

可惜了，茶方落到蠢鈍之人手裡，根本不會善加利用。

若是她沒記錯，那些藥茶不只能調養身體，還能治病救人，自己得到方子後肯定能讓一家人過上好日子，而不像連柔這般空有寶山不自知。

連熙微在主臥坐了不到兩刻鐘便離開了葭月居，等人走後，連柔長舒一口氣，懸著的心也落到實處。

她這個姊姊城府極深，前世自己斷指，強撐著沒將茶方給她，那時她便恨毒了自己，後來更是派人盜走她默出的茶方，藉此得了幾位貴人的青眼。

這麼一想，少女濃細的柳眉微蹙，抬手掀起燈罩，將自己方才默下的茶方一把火燒了個乾淨，反正那些方子早就記在她腦海深處，也沒必要顯露在外，平白惹人覬覦。

轉眼又過了幾日，屋外的細雨剛停，連柔帶著青苓從角門出了府。她頭戴帷帽，遮住那張招人的臉，身上的裙衫也是最素淨的衣料，即便腰肢如柳，乍一看也不算打眼。

連柔出府是為了採買配製龍葵半邊蓮茶的藥材，這道藥茶方子關係到母親的性命，她不敢假手於人，只能親自前往藥鋪。

青苓跟在連柔身畔，望著街上來往的行人，忍不住問：「小姐，咱們要去哪兒？」

「去藥鋪。」少女的聲音微啞，像繃緊的弓弦。

前世連柔被關在庵堂裡整整一年，出現在她面前的所有人都對她懷有惡意，此刻看見這麼多陌生人，她心跳加快，鼻尖也滲出點點細汗，好在有帷帽遮擋，青苓也沒瞧出不對來。

還沒等走到藥鋪，前方突然傳來一陣喧鬧聲，連柔循著聲音往前看，發現是輛馬車將乞丐撞倒，街面的青石板沾了大片血色。

那個人趴在地上動也不動，就像一具屍體，撞人的車夫早就駕著馬跑得無影無蹤，將昏迷不醒的乞丐丟在街頭。

「小姐，那人不會死了吧？」青苓壓低聲音道。

連柔本想離開，但她轉身前聽見乞丐的悶哼聲，不由想到上輩子的自己，要是有人幫她一把，也不至於一步步走向死路。

「若是把人扔在這兒，恐怕他真會沒命，將人送到醫館吧。」她緩了口氣道。連柔使銀子找了兩個婦人，讓她們將昏倒在地的乞丐扶起來，待看清乞丐的臉後，青苓倒抽一口冷氣，忍不住驚叫出聲，「小姐，這不是惡鬼吧？怎會有人生成這副模樣？還是說他得了髒病……」

也不怪青苓多想，實在是乞丐的模樣太過嚇人，露在外面的皮膚呈淤紫色，鬚髮蓬亂髒汗，臉上還長著好幾個荔枝大小的瘡，無比猙獰。

連柔也有些怕，但她更不想讓這人死在眼前，此時她強忍驚懼，聲音帶著顫抖，「莫耽擱了，咱們先去醫館。」

兩名婦人收錢辦事，按照這位小姐的吩咐，半拖半拽地將乞丐帶到最近的醫館。坐堂大夫一看到乞丐臉色就變了，「妳們在哪兒遇到的這人，快把他放在床上。」連柔站在案桌前，微微擰眉，語氣輕柔和緩地解釋，「大夫，方才路上有馬車撞上了這位公子，他可是受傷了？」

蓄著長鬚的大夫邊搖頭邊衝著藥童吩咐，讓他端一碗解毒湯過來。

「這並非受傷。此人應當是一名軍漢，前段時日我軍與北魏交戰，估摸著這名軍漢便是在戰場上中了北魏特有的噬身毒，中此毒者會像他一樣，渾身紫黑，皮膚肺腑長滿膿包，四肢僵硬，不能言語，最終受盡煎熬而死。」

「這是我們大業的好兒郎，保家衛國，奮勇殺敵，不該落得這樣下場！北魏人真是畜生！」

連柔瞪大眼，她沒想到面前的乞丐竟然跟驃騎將軍一樣都中了噬身毒，大業的大夫不知道該如何解這種毒，開出的方子不只沒有任何用處，反而會加劇毒性的發作。

果不其然，痛罵一通後老大夫頹然地垂下頭，聲音嘶啞而疲憊，「老朽救不了他。」連柔心臟怦怦直跳，她張了張口，半晌才說：「到底也是我們大業的將士，我會好好安置他的，您莫要擔憂。」

大夫瞥了連柔一眼，發現她雖然衣著素淨，但料子卻不錯，也明白這位小姐家世出眾，把人交到她手裡也能仔細將養著，說不準還會多活幾日。

「那就勞煩小姐費心了。」

離開醫館後，連柔讓兩名婦人將乞丐帶到城西的小院中，這座二進的小院是焉氏置辦的宅子，不大，但五臟俱全，用來安置個人也不會生出什麼差錯。

青苓不明白連柔為什麼要救這個乞丐，幾次都想問出口，等婦人們魚貫而出，她終於忍不住了，「小姐，您真要把這人安置在宅子裡？萬一被老太太知道了，恐怕不太妥當。」

青苓口中的老太太是長夏伯的母親，也是連柔的祖母，可惜老太太不喜連柔，平時不願見她，連晨昏定省都免了。

「妳不說我不說，還有誰會知道？」

青苓伺候連柔的時日也不算短了，她清楚小姐看似柔弱，卻是個有主意的，她做下的決定別人根本勸不動，只能按照主子的吩咐行事。

見狀，連柔不由鬆了口氣。

她拿著私房錢請了個婆子照顧乞丐，隨後又親自跑了趟藥鋪，抓了龍葵、半邊蓮等藥材，準備配製藥茶。

原本連柔還在擔心自己沒有調配藥茶的經驗，貿然將茶方獻給驃騎將軍很容易生出事端，如今有了這名乞丐，她既能救人一命又能試藥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

話雖如此，連柔終究有些心虛，她清楚自己這麼做不太妥當，但是為了保住母親的命，她也沒有別的辦法。

連柔將藥材備好，也沒避諱著青苓，徑直去了廚房，她努力回憶著父親調配藥茶的過程，先將龍葵半邊蓮等物放進藥碾子裡碾成粉，依次加入其他藥材，再和著甘草一起熬煮。

沒多久，廚房裡便瀰漫著一股藥味，好在味道並不算難聞，其中還摻雜著淡淡的蓮花香氣。

將茶湯倒進碗裡，連柔害怕吃壞人，忍著苦嘗了一口，過了半晌身體也沒有任何不適，她這才端著茶碗一步步磨蹭到床邊。

這會兒房間裡沒有旁人，青苓守在院中，請來的婆子正在廚房熬粥，連柔身子往前挪了挪，水潤潤的眸子緊盯著狼狽不堪的男人，壓低聲音說：「對不住了，我也不想的，只是我必須給貴人獻藥，實在沒辦法……」

連柔心裡羞愧極了，不只面頰漲得通紅，就連眼圈也紅了。

「龍葵半邊蓮茶能夠減輕噬身毒的毒性，我第一次配製，也不知道藥性如何，不過我剛剛嘗過，總不會吃死人。」

連柔越說心裡越難受，她拿著湯匙的手都在輕輕顫抖，溫熱的茶湯灑在男子長滿鬍渣的下顎上，她趕忙拿帕子擦了擦，見他不張口，便伸手掰了兩下，費了好大勁兒才將茶湯餵到他肚子裡。

「你現在昏迷著，也聽不見我說什麼，以後每日我都會過來，等你身上的噬身毒解了，我再去給貴人獻藥。」

連柔說到做到，接下來的半個月，她盡心盡力地調製藥茶，手法從最初的滯澀到

後來的順暢，也不知是不是藥茶起了效用，那名乞丐雖然沒醒，狀態卻一日比一日好。他皮膚仍漆黑一片，但臉上的膿包逐漸消退，看上去沒最開始那麼猙獰了。連柔心情舒緩不少，只要這藥茶確實有用，她就有可能從驃騎將軍手裡求到天山雪蓮，給母親治病。

這日連柔穿著水碧色的裙衫，就跟初春河岸邊新發的蘭花似的，風一吹便輕輕搖曳，配上那張柔嫩嬌美的小臉，說不出的動人。

請來的婆子放下手中的掃帚，抬頭看了一眼，只覺得這位小姐生得標緻極了，就跟天上的仙女似的，也不知著了什麼魔，竟非要救一個汗臭不堪的乞丐。

「小姐，您來得真巧，那乞丐已經醒了。」婆子的語氣很是恭敬。

聽到這話，連柔心裡滿是喜悅，杏眼彎彎如一泓清泉，她提起裙裾快步衝進臥房，看到乞丐靠在床榻上，面色依舊如前幾日那般黝黑，但那雙眼卻格外明亮，直勾勾地睨著她，眸光晦暗不明。

大抵是近來養得好些了，乞丐坐直的身體顯得格外高大，即使看不清面容，依舊帶來了強烈的壓迫感。

連柔搖了搖頭，疑心是自己想多了，眼前這人最多不過是名軍漢，現在又身中劇毒，命在旦夕，哪有什麼氣勢可言？

「醒了就好，你體內有噬身毒，我恰巧知道解藥的方子，便在你身上試藥。」

這人被剛猛的毒性灼傷了喉嚨，嗓音嘶啞，根本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，只用冷漠的眼神注視著連柔，讓她有些害怕，潤澤貝齒咬著下唇，留下一道淺白的印痕。她低聲解釋，「抱歉，我知道自己冒犯了，但我保證給你用的是真正的解藥，絕不會損傷身體！而且你喝過的藥我都喝過，若藥茶真有問題，先死的人應當是我。」一邊說著，連柔一邊打量著乞丐，發現這人面色沒有分毫變化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起身去廚房熬製藥茶，過了半晌才端著瓷碗返回臥房。

剛出鍋的藥茶溫度很高，連柔粉白的指尖都被燙得通紅，她將藥茶推到男人跟前，忍不住催促，「快將藥茶喝了吧，若涼了，藥效就沒那麼好了。」

乞丐移開視線，不再盯著連柔，不知為何她依舊覺得不自在，忍不住將頭往右側偏了偏。

這一動不要緊，玉雪般的頸子便顯露出來，大半藏在絲質衣料中，露出的小半微微泛紅，隱隱可見淡青色的血管，顯得格外纖細脆弱。

乞丐瞥了她一眼，他很確定，只要自己稍稍用些氣力，就能要了她的命。

「聽大夫說，你是咱們大業的軍士，在戰場上遭了魏人的暗算，中了噬身毒，這龍葵半邊蓮茶能夠祛除毒性，效果雖稱不上立竿見影，總比那些不對症的湯藥強。你且放寬心在這兒將養著，我救你一方面是不想看你死在街頭，另一方面則是想給貴人獻藥，你身上的毒素與貴人完全相同，我既要討好貴人，便不會害你。」連柔一口氣說了太多話，難免有些口乾，她微垂著頭，圓亮杏眼緊盯著乞丐。乞丐幾乎快按捺不住從心底湧出的暴虐，噬身毒能溶解人的血脈筋肉，也能摧毀一個人的神智，若非他心性堅韌，恐怕會失去所有理智，成為一頭暴虐嗜血的野獸。

嗅到藥茶溢散的清淡香氣，男人突突直跳的額角平復不少，他眯了眯眼，一把奪過還冒著熱氣的瓷碗，咕咚咕咚將藥茶喝了個乾淨。

連柔目瞪口呆，淡粉的唇瓣微張，呆呆問了一句，「不燙嗎？」

乞丐嗓子壞了，且他性子孤傲，彷彿山上的孤狼那般，根本沒有理會連柔，側了側身，面朝牆壁睡了過去。

這人既然醒了，連柔總要把事情說清楚，免得他偷偷離開小院，「我知道你心裡還有疑慮，但藥茶對身體有益，只要你再喝上幾服就能看到效果，事實勝於雄辯，你不信我，也該信自己吧？」

連柔什麼也不求，只求乞丐的身體能日漸好轉，如此就說明藥茶有用，那她也能放心前往將軍府為母親換天山雪蓮。

乞丐從來沒見過話這麼多的女人，以往在府裡，無論是親族的女眷還是婢女，看見他便會膽顫心驚，沒有誰敢在他面前喋喋不休。

此刻聽著那道嬌軟柔怯的聲音，青年濃黑的眉越皺越緊，剛平復下去的焦躁再度湧起。

至於她口中所謂的貴人……乞丐眯了眯眼。

連柔無端覺得有些發冷，她打了個寒顫，顫巍巍說：「你莫要著涼，好好養傷，我明日再來。」

說罷，少女快步離開了小院。

剛走出院門，暖融融的陽光照在她身上，將縈繞在周身的寒意驅散了，但連柔並沒有放鬆太久，再過三個月，長夏伯府便會被抄沒家產，屆時會有官吏來清點財產，女眷這邊也必須在婆子的看管下換上粗布衣裳，褪去珠翠首飾，府邸裡的一絲一毫都不能往外帶。

坐馬車回伯府的路上，她一直在思量著自己該怎麼做。

她無法阻止長夏伯府被抄家的命運，畢竟重生這等奇異莫測的遭遇自是不能說出口的，伯府中除了焉氏真心疼愛她，別的主子都將她視為拖油瓶，認為連柔身上屬於商戶的血抹黑了伯府的聲譽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要是她吐露了伯府即將被抄家的消息，恐怕會被所有人當作喪門星，送到窮鄉僻壤的庵堂中關一輩子。

既然這條路行不通，連柔只能另闢蹊徑，她準備將金銀首飾裝在木匣裡藏在城西小院的房梁上。

她手中的銀錢雖然不多，好歹可以堅持一陣子，等她將藥茶的方子琢磨透，就能照顧焉氏，也能讓母親的日子好過些。

第三章 親姊的算計

馬車停在伯府的西門，連柔剛進府門，便聽到一道熟悉的聲音——

「柔兒，妳去哪兒了？可曾看見二房的玉楓，那孩子不知跑到何處瘋鬧去了，闔府上下的奴僕翻來覆去找了許久，都沒找到人。」

此刻寧沅穿著一件正紅色的裙衫，她五官生得秀麗，面上妝容也格外精緻，目光落在連柔手裡的帷帽上，眯了眯眼，不知究竟在想什麼。

寧沅口中的寧玉楓是二房嫡子，今年不過四歲，生得玉雪可愛，又得了先生誇讚，

說他有懷瑾握瑜的氣度，在伯府的地位並不遜於長房過繼來的寧玉年。

聽到這話，連柔突然想起前世發生過的一件事——向來乖巧的寧玉楓，有天甩開了書童小廝，不料掉進了後園的假山縫中。

四歲的娃娃除去過胖的，大多身形瘦小，寧玉楓也不例外，他被卡在石縫中，周遭一片烏漆墨黑，踝骨生疼，彷彿被不斷劈砍般，早就哭得厥了過去。

最後還是連熙微找到了這個孩子，那時候都入夜了，她將昏迷不醒的寧玉楓抱回二房，經大夫診治後寧玉楓保住一條性命，卻跛了腳。

即便如此，二夫人傅氏依舊對連熙微無比感恩，伯府敗落後也對她頗為照看。連柔還記得這個從弟，乖巧溫和，每回見她都會甜甜笑著喚聲姊姊，可惜跛了後，寧玉楓的性子就變得陰沉起來，整個人也瘦弱不堪。

她暗暗歎了口氣，決定待會去後園的假山縫處瞧一瞧，若能提前找到玉楓及時醫治，也許這孩子就不會受那麼多的苦楚。

連柔很瞭解寧沅這個異父異母的姊姊，知道她看似和善心地卻算不上好，這會兒便斟酌著詞句，輕聲解釋，「前些日子我遇見了個身受重傷的乞丐，將人安置在城西小院中，免得丟了性命，晌午去瞧過一眼，他的傷勢已經好多了。」

連柔並沒有隱瞞的意思，畢竟寧沅是長夏伯府的大小姐，府中所有奴僕都任她差遣，無須費力便能查清自己的所作所為。既然如此，與其藏著掖著，倒不如大大方方地說清楚，反正她也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。

「妹妹還真是心善。」

寧沅不鹹不淡地誇了一句，她向來不喜連柔這個繼妹，只因連柔那張臉生的太過，五官雖精緻卻不帶半分俗豔，而是恰到好處的純美，杏眼明澈清亮，肌膚雪白柔細，整個人顯得乾淨至極。

自己是伯府真正的骨血，卻被一個商戶女比了下去，憑什麼？

世人皆好姝色，不少男子都愛偎紅倚翠那檔子事，原本寧沅還擔心連柔這張臉會招來麻煩，沒想到她這個繼妹既善良又愚蠢，竟然將精力放在乞丐身上，還真是個傻子。

心裡轉過這種想法，寧沅也沒有提點連柔的打算，她笑著道：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乞丐的身分雖低微，人命卻無貴賤，柔兒既然救了他，就不能半途而廢，總要幫人幫到底才是。」

連柔溫和地點了點頭，那名乞丐和驃騎將軍一樣都中了噬身毒，經過這段時間的將養，他已經好了四五分，還恢復了神智，估摸著要不了多久就能痊癒，到時候她也能安心將藥茶方子獻給驃騎將軍。

和寧沅分開後，連柔先找了個由頭將青苓打發回葭月居，而後逕自往園子的方向走，她特地挑了條不起眼的小路，哪知道剛經過假山，就看見一道纖細的身影翩然離去，那件暖黃色的裙衫看著格外眼熟，不是連熙微還能有誰？

香塵底的繡鞋踩著竹葉，幾乎沒有發出聲音，自然也沒有引起連熙微的注意。等連熙微穿過垂花門，連柔飛快往前走了兩步，一陣貓兒般微弱的哭聲縈繞在耳畔，也讓她心臟狠狠揪了一下。

孩子的哭聲雖說不大，但只要湊近假山，除非耳背的耄耋老人，否則怎會聽不到這樣的動靜？

連柔腦海中那根名為理智的弦嗡嗡作響，她不敢再耽擱下去，柔荑捏緊裙襬，踩著嶙峋的山石循著哭聲往前走。

這會兒正是黃昏，日色照在婆娑樹蔭上，連柔想起前世大夫說的話，心神難免緊繃，連鼻尖都滲出細細的汗珠。

終於，她瞧見石縫中的那一塊衣角，趕忙衝上前，使出吃奶的勁兒將卡住寧玉楓右腳的山石搬開。

小孩本就體弱，此時哭得神智不清，聽到動靜，勉強睜開核桃般的眼睛，伸手摟住連柔的脖頸，抽噎著叫姊姊。

連柔心頭一軟，咬牙把最後那塊山石移開，她拍了拍掌心灰塵，將寧玉楓打橫抱在懷裡，小跑著往二房的院落趕去。

靠在充斥著甜梨香味的柔軟懷抱中，寧玉楓止了眼淚，小聲問：「柔姊姊，妳累不累？放我下去走吧。」

連柔一早便知道玉楓是個懂事的，現下瞧見他右腳踝處的褻褲被鮮血染得通紅，才意識到這孩子究竟懂事到何種程度。

「姊姊不累，你先歇一會兒。」

連柔嘴上安撫著寧玉楓，心裡卻不太舒服，有了前世的經歷，她很清楚連熙微看似高貴良善，內裡卻充斥著陰險算計。

方才她分明聽見了寧玉楓的哭聲，卻沒有施救，估摸著是要等到情勢越發嚴峻，再將孩子帶到二房夫妻面前，才能讓做父母的感激涕零。

等連柔走到二房，就有不少奴才瞧見了小少爺的身影，有人從她懷中接過孩子，有人著急忙慌通報主子，眨眼功夫二夫人傅氏便來到院中，瞧見嫡子蒼白的小臉，當娘的甬提有多難受了。

「方才我經過假山聽到玉楓的哭聲，便把孩子帶了回來，瞧他傷勢不輕，還是儘快請大夫看診吧，免得落下病根兒。」

傅氏忙擦了擦眼淚，聲音嘶啞道：「多虧柔兒幫忙，孀娘以前糊塗，有做得不對的地方，妳千萬別往心裡去。」

傅氏嫁給二老爺寧睿朗多年，只得了寧玉楓這一個嫡子，看得比眼珠子還矜貴，若是這孩子真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對她來說怕是比天崩地陷還要難挨。

奴才們請了大夫為寧玉楓處理傷口，瞧見眾人忙裡忙外的模樣，連柔不想留在這兒添亂，也沒說什麼，直接離開了。

鬍子花白的大夫邊提筆寫下藥方邊感慨，「令公子運氣還真是不錯，他的踝骨被卡在山縫中，傷到了筋脈，若是再耽擱下去，恐怕會落下殘疾，好在及時將人帶回來，這才沒到不可挽回的境地。」

聽到這話，傅氏兩腿一軟，要不是寧睿朗扶了一把，她險些就摔在地上了。

等夫妻二人將大夫送走後，傅氏走進臥房，靜默地盯了會兒子的睡顏，進入庭院才伏在寧睿朗的肩頭哭了起來。

「老爺，你沒聽大夫說的嗎？若不是連柔及時將玉楓帶回來，咱們的孩子是不是就跛了？他還那麼小，哪能受得住啊？」

傅氏嗚嗚咽咽地哭訴聲讓寧睿朗忍不住歎息，他拍撫著妻子的脊背，沉聲道：「快別難過了，咱們玉楓福大命大，方才那場災也有驚無險地過了，明日妳給柔兒備份厚禮，親自送到葭月居，順道再跟娘提上一嘴，免得她苛待了這個繼孫女。」寧睿朗前兩年中了舉，在衙門謀了個正八品縣丞的缺，官職雖不高，但陪都富庶，只稍遜於京城，在本地當個小吏也能過得十分舒適。

在縣衙裡見多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寧睿朗的心思比傅氏細密許多，他心裡感激連柔，除去備份厚禮外，還想著改變親眷對連柔的態度。

老太太本就不喜出身商戶的繼孫女，連柔的性子又遠不如心有七竅的連熙微活絡，母親常說那孩子生了副狐媚子的皮相，面上瞧著怯懦，指不定藏著一肚子壞水。但寧睿朗知道連柔不是那種人，否則她何必救下玉楓？只當沒發現那孩子便是。傅氏擦了擦眼淚，點頭應下。

恰在此時，在霜序閣吃了盞茶的連熙微施施然往外走，她腰肢纖細，蓮步輕移的姿態顯得格外動人。

想起困在假山縫的寧玉楓，連熙微面上的笑意變得更加真切，二夫人傅氏向來是個眼高於頂的，伯府裡的三位小姐都不合她的心意，若是自己救下寧玉楓，不只能得著傅氏的青眼，在寧家的地位也會隨之上升。

連熙微心裡盤算得極好，還沒等她走出霜序閣的院門，便瞧見貼身丫鬟香芮端著托盤衝了進來。

「小姐，聽說二房的玉楓少爺受傷了，咱們是不是要去瞧瞧？」

聽到這話，連熙微眸中笑意漸漸消失，她一挑眉，刻意露出幾分詫異，道：「四歲大的孩子，怎的在府裡受傷了？」

「據說是卡在假山縫隙中，傷到踝骨處的筋脈，虧得柔小姐即使將人送回二房，不然傷勢恐怕會更加嚴重。」

香芮這丫鬟不知曉主子的打算，一股腦地將剛才聽到的消息全都說出來。

連熙微垂下眼，手指緊緊攥住袖襟，掌心滲出的細密汗珠沾濕衣料，可見女子的心緒究竟有多不平靜。

「眼下正是忙的時候，我就不過去添亂了，明日再去瞧瞧玉楓弟弟也不遲。」

連熙微找了個由頭敷衍過去，香芮心思單純，倒也沒生出疑慮來。

連柔從二房離開後兀自回了葭月居，抬手推開臥房的雕花木門，她坐在床前，也不知是想到了什麼，臉色蒼白至極，配上清純柔美的眉眼，讓人忍不住生出憐意。青苓趕忙倒了杯熱茶，還拿了碟小廚房送來的糖漬梅子，開口道：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

連柔抿了口色澤清亮的茶湯，緩緩說：「二房的玉楓傷著了，我有些擔憂。」

連柔這話說得半真半假，她確實掛念玉楓的傷勢，但更令她驚懼難安的是連熙微

的心狠，就算她想往上爬，也不該利用一個四歲的孩子！

額角傳來陣陣刺痛，連柔不願再想下去，她逕自來到妝匣前，將自己的首飾歸攏起來。

近年來，長夏伯府雖說漸漸顯出頹勢，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府邸中的財帛並不算少，小姐少爺們每月的分例是二兩銀子，焉氏嫁進來後，寧睿晟還為她去找連氏族討回公道，要回一些屬於連牧雲的財產。

寧睿晟看不上那幾千兩銀子，焉氏用這筆錢買下城西的小院給了連柔，至於連熙微，她覺得城西位置不佳，便用那份銀子置辦了不少金銀首飾。

指尖撫過為數不多的釵環，連柔抿了抿唇，思索著該如何將自己的私房錢藏好，免得在抄家時被官兵收走。

即便在長夏伯府生活了近十年，連柔也沒有更改戶籍，寧家人看不上商戶的骨血。沒想到因禍得福，那座城西的小院得以倖免，前世抄家後寧家上下幾十口便住在二進的院落中，艱難度日。

伯府裡一草一木都是留不住的，相比之下，還是小院更加安全，明日恰好要去探望那名軍漢，她可以將金銀財帛藏在屋頂，免得往後吃苦。

夜裡又下了一場雨，雨水淅淅瀝瀝從屋簷滑落，浸濕了光滑的青石板，直到天亮雨才停了。

連柔本以為今日也如同往常那般，只在院外遙遙給府裡的長輩請安，不必進到裡間，哪想在老太太身邊伺候的張嬪嬪竟走到她面前，溫和笑道：「許久未見柔小姐了，老太太想得緊，您快進去吧。」

春和堂外有一棵垂柳，柳葉相連，晨風拂動葉片掃在連柔頰邊，她這才從怔愣中緩過神來，先衝著張嬪嬪道謝，隨即粉頸微低，滿面謙恭地走入正堂。

今天非休沐日，兩位老爺並不在府中，焉氏身子骨弱氣，寧玉楓又受了傷，老太太便免了他們的請安，此刻堂中除去寧老太太和二夫人傅氏外，只剩下三位小姐和大房的寧玉年。

傅氏瞧見連柔時，略有些豐腴的臉盤上露出一絲笑來，寧老太太的態度也遠比先前和善，等連柔行禮過後讓她坐在圓凳上。

「聽說妳昨日救了玉楓那小子？」

連柔點頭，恭聲道：「黃昏時分孫女經過假山，聽到那處傳來哭聲，便找到了玉楓弟弟。」

「這事倒是辦得不錯。」

寧老太太原本是看不上連柔這個繼孫女的，畢竟她出身商戶，骨子裡流淌著低賤的血，往日待在府裡，怯怯弱弱的模樣與她娘如出一轍，完全上不得檯面。

但現下連柔救下了自己的嫡孫，寧老太太對她的印象好了幾分，這會兒誇了兩句，又讓張嬪嬪給連柔拿了套碧玉首飾，那玉色澤濃麗，在日光下顯得格外瑩潤，觸手生溫，一看就知道是好物件。

察覺到寧老太太驟然轉變的態度，連熙微心間越發忿忿，原本老太太最疼寵的孫女是寧沅，其次便是她，完全沒把連柔放在眼裡。偏生她這個妹妹運道好，搶了

自己的機緣，提前救下寧玉楓，才讓府中的主子們另眼相看。

那套碧玉首飾雖說貴重，但連熙微卻不是個眼皮子淺的，她在意的不是這點東西，而是如今府邸的情勢。

餘光覷著連熙微的神態，連柔心裡暗道不妙，以往連熙微就沒把自己當成妹妹看待，現在又鬧出了二房這檔子事，自己毀了她的計畫，不被遷怒才怪。

不過想到寧玉楓小臉蒼白流著眼淚的模樣，連柔並不後悔，畢竟那個孩子才四歲，總不能因為旁人的一己私利毀了一生。

請安這檔子事對連柔來說很是新奇，她在春和堂待了小半個時辰，才捧著雕刻著仕女圖的木匣往葭月居走，還沒等走出幾步，就被人喚住了。

「柔兒。」

聽到連熙微的聲音，連柔腳步頓在原地，她用力咬了下舌尖，待神情恢復如常後才轉過頭，望著近前容顏清麗的少女。

「熙微姊姊怎麼來了？」連柔故作不解，形狀姣好的杏眼中也透出絲絲疑惑。連熙微不著痕跡地打量著連柔，昨日她曾去假山附近瞧過一眼，確定寧玉楓困在假山縫隙中，之所以沒出手，是為了尋一個恰當的時機，獲取更多的利益，也不知連柔是從哪裡冒出來橫插一腳，將受傷的寧玉楓帶回二房，毀了她的成算。錯失機會對連熙微來說並不算什麼，但她卻有些害怕，怕自己在假山附近盤桓的舉動會被連柔發現，若連柔將此事洩露出去，二房的主子肯定會生出猜忌。這麼一想，連熙微忍不住試探道：「玉楓也算是咱們親眼看著長大的，他的傷勢可嚴重？昨日我也去假山附近瞧了一圈，並沒有發現這孩子，若不是柔兒救下他，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」

瞧見女子泛紅的眼圈，連柔脊背生寒，心口湧起陣陣躁鬱，她敷衍道：「姊姊快別哭了，我經過假山時，玉楓的哭聲時斷時續，微弱極了，妳沒發現也在情理之中，莫要太過自責，免得傷了身子。」

連熙微眼底蒙著一層水霧，她拿起帕子擦拭時，狀似無意地盯了連柔片刻，發現她並無異樣，緊繃的情緒才漸漸平復下來，「無論是誰救下玉楓，只要那孩子沒事就好，他還那麼小，吃了這麼多苦頭，委實令人心疼。」